

拉斯洛的中国情结

庞步高

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名单刚揭晓,中国读者却对着拉斯洛·卡撒兹纳霍凯这个名字感到陌生:这位匈牙利作家是何方神圣?但提到他的偶像,中国人几乎无人不晓——正是写下“飞流直下三千尺”的诗仙李白。这位闻名遐迩的大作家,竟是个实打实的“中国迷”。

1985年,拉斯洛出版的小说《撒旦探戈》一经问世便震动文坛,后来被导演贝拉·塔尔改编成7个半小时的电影,成了影迷心中的圣经级作品。这部黑白影片用平均3分钟的长镜头构建出独特的时空感,美国评论家苏珊·桑塔格直言“年年都想重看一遍”,连戛纳金棕榈奖得主格斯·范·桑特都受其启发创作。能写出如此深刻作品

的作家,偏偏在1991年的中国之行后,彻底成了中国文化的“俘虏”。

那次以记者身份的访华,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拉斯洛的新世界。回到匈牙利后,他立刻给全家立下新规矩:吃饭必须用筷子。不仅如此,他外出必选中餐,在家常听京剧,搜集的中国书籍堆成了小山,聊天三句不离中国话题,活脱脱一个“中国文化野生代言人”。他还特意请汉学家给自己起了中文名好丘,既呼应自己姓氏源自山丘的含义,也暗藏着对孔丘的敬意,把这份热爱刻进了名字里。

在所有中国文化符号里,拉斯洛最痴迷的当属李白。他曾对着李白的译诗感叹:“天哪,这该是多么美妙的诗歌”,更直言喜欢李白写醉酒、月亮

与友情的律动,以及那份“流浪的心性”。这份痴迷不是纸上谈兵,1998年他带着自制的李白地图,拉着译者余泽民开启了横跨中国的追访之旅。从北京到成都,从西安到武汉,他踏遍10座李白曾游历的城市,连长江游轮改道错过白帝城都急得跟船长理论——只因那是《早发白帝城》的诞生地。路上遇到中国人,他总忍不住问:“你知道李白吗?”听到普通百姓都能随口背出“床前明月光”,他眼里满是惊叹。

这位见多识广的诺奖得主,曾用一句话定义中国:世界上仅存的人文博物馆。要知道,他的作品向来以描摹末世恐惧与深刻哲思著称,却唯独在中国文化里找到了共鸣,甚至坦言

自己的文字都染上了中国味道,他写了《北山、南湖、西路、东河》等多部关于中国的著作,一直盼着作品能出中文版,想与这片他热爱的土地真正对话。

拉斯洛的故事像一面镜子。当我们还在为外来文化惊叹时,这位欧洲文学大师早已沉醉于中国的诗词与山水。从《撒旦探戈》的深刻到李白的豪放,两种看似遥远的文化在他身上完成了美妙相遇。正如他用筷子夹起的不仅是食物,更是跨越国界的文化认同;他追寻的不仅是李白的足迹,更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共鸣。这或许正是文化的力量——它从不需要刻意追捧,却总能让懂它的人跨越山海而来。



晒秋
汤青 摄

历史亦是一种“生物”

——观大型舞台剧《赳赳大秦》有感

王苡珂

《赳赳大秦》是陕西投入巨资花6年时间完成的一部历史大剧。今年夏天我在西安看了《赳赳大秦》。剧中大气磅礴的场景、气势恢宏的配乐及演员们抑扬顿挫的台词和干净利落的打戏,让我享受了一场极致的视听盛宴,也对秦朝历史产生了新的感触。

《赳起大秦》以“黑夫木牍”为创作原点,以秦朝士兵黑夫的成长历程为主线,同时交织他与和的爱情故事、荆轲刺秦的悲壮义举等情节,用小人物的个体命运展现秦朝统一的历史进程。

演出伊始,和怀抱乐器拨弦而行,“唤醒”考古现场文物的灵魂,它们飘向空中带领观众“参与”大秦的过往。

故事始于大匠乙问黑夫“你,可愿为秦人?”。自此,战俘黑夫被收留修筑咸阳宫,后因救驾受赏决心与秦共存亡,他告别爱人赴战场,却不幸战死化为兵马俑。

剧中有三场剧情最触动我。首先是“七国君主朝堂对峙”时,秦王那句“六国想的是六国,而秦想的是天下”,让我想到六国的文字、货币各异,而秦统一后实行“书同文、车同轨”等制度,既彰显秦“大一统”理

念,也印证秦统一是历史必然。

其次是“荆轲刺秦”这场打戏。刺客雨夜潜入宫殿与秦王激烈搏斗,浓浓夜色与打斗时溅起的雨水谱出一曲愤慨的乐章。金碧辉煌的宫殿与猩红持剑的背景交织成一幅悲壮的画卷。此刻,我仿佛成了这场刺杀的见证者。

最后是“六王毕,四海一”。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将士们挥舞兵器大喊“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奋勇杀敌。秦王立于高台上,下方是浴血奋战的将士,上方大屏六块残图同秦国融合成秦朝版图。当史官问秦始皇“兵马俑以何面容塑?”秦始皇答“以战死将士面容塑,他们伴朕百年,朕陪他们百年”,这段话让我感受到兵马俑不只是“冷冰冰”的陪葬品,更是秦始皇对其功绩的肯定、是英勇无畏的秦人存在于这世上的痕迹,是一个个拥有过复杂感情的“人”的灵魂储存器。

故事终于始皇帝那句“汝等,需如恒星,如磐石,护佑华夏子孙世代”。

演出结束,座椅带着观众缓缓后退,我们与舞台“渐行渐远”,恰似与这段历史挥手告别,也象征秦朝

退出历史舞台成为“过去式”。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这一切好似梦幻泡影一般,演出落幕如大梦初醒。我们借这场演出短暂体验秦人的一生及秦朝的过往,它们也借此短暂感受现世的繁华。

最终,文物们的灵魂在考古坑中归位,一切尘埃落定。我忽觉文物也会“说话”,它们的话也有力量,只是需要通过考古这一主要途径同其他艺术表现形式相结合,去倾听、去感受,让过去拥有未来。思及此,我眼角湿润落泪。

直到我坐上返程大巴,回忆演出细节,对比观看前后的心境,才发觉是那段“厚重”的历史压得我难以喘息,正如“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历史尘埃于个人亦是重负。可我落泪仅仅是因为历史的厚重感吗?不,我想还有对历史“虚无缥缈”的无力感。它就像手中沙砾终将流失,无法永久拥有。这种患得患失的无力感也是让我落泪的“元凶”之一。

到最后只能嘴里嘟囔着“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将满腔复杂的心绪化为一声长叹——啊,历史真是一种奇妙的“生物”!

一个人想一个人

马占军

一个人	弹奏一曲《化蝶》
想着一个人	曲毕伏在思念的琴弦上
做着一个人的梦	低头呜咽
在哭喊中醒来	
比一块石头都寂寞	远去的母亲啊
	你在哪里
起来将一朵秀美的梅花	此时只有你能
捧在手心里亲吻	来看我,说爱我
然后用触摸过梅花的手	

在梵高画像前（外一首）

吴华

忘了分寸的燃烧

隔着你的目光
撒下的阴影
这世界
暗藏被一颗心
灼伤的危險

醉（外一首）

李泽程

分不清方向的鸟,在冬天 从北方飞向更北 心醉的人啊,总也逃离家乡	聊聊天天的烦闷 杯壁上啤酒的水珠 烧烤签散落堆成小丘
笑声撞碎在碰杯的刹那 晚风终于挤过楼群 带着孜然与烟火的气息 把白天黏稠的燥热 卷向朦胧的街灯里	
醉得清醒,醉得把归途 也认作他乡的驿站 空酒瓶里盛满家乡的方言,却 比北风更冷冽	

雪,落向温暖的记忆
也落向冻僵的脚踝
你年年在醉意里启程,像候鸟
驮着永不融化的霜
——直到某天
解冻的冰雪
蜿蜒成故乡的河

盛夏

最期盼夜晚的季节
让太阳赶紧落下让月亮赶快升起
城市的盛夏里
夜世界才是主角
烧烤 龙虾 啤酒的世界
与最好的朋友一起

生命的省电模式

易小明

我忽然想起临出门时的举动来。因要去得远,怕这智能伴侣中途力竭,便顺手开启了“省电模式”。此刻的屏幕,已褪去了往日华彩的袍,换上了一袭素净的灰衫。那些斑斓的图标,那些争先恐后的消息提示,都一齐失了声、隐了形。世界仿佛被滤去了一切喧嚷的杂色,只剩下最本原的黑与白,以及当中那几行关乎根本的数字——时间,与电量。

这真是奇妙的体验。当那些用以填充时间缝隙的应用程序——那些新闻、那些视频、那些永无止境的社交瀑布流——一齐黯淡下去时,时间本身,倒仿佛被拉长了,变得宽裕而沉静。在往常,于车上的时光,总是不自觉地被手机切割,吮吸殆尽,目的地仿佛转瞬即至;而今,没有了那些五光十色的诱惑,我便只能望着窗外,看流云缓缓推移,看道旁树木的影子从长到短,又从短到长。心思,也便从那一方小小的、焦灼的屏幕里解放出来,飘向更遥远的地方。

我忽然觉得,掌中这陷入沉寂的机器,竟成了我们自身生命的一个绝妙隐喻。我们素来的

生活,何尝不是一部终日满载运行的智能手机?我们为自己安装了太多名为“抱负”、“责任”、“关系”的应用,让它们在后台无声地消耗着有限的心力。我们追逐着屏幕上不断跳动的“点赞”与“评论”,将那虚拟的喝彩当作生命的滋养。我们生怕错过任何一条讯息,任何一场热闹,于是将所有的通知权限一一打开,让自己的生活时刻处于一种“待响应”的焦虑之中。这般全功率的运转,光鲜固然是光鲜了,便捷固然是便捷了,然而那生命的“电量”,那最本源的精、气、神,便在这样华丽而持续的内耗中,悄然流逝,难以为继。

而“生命的省电模式”,或许便是一种自觉的收敛与回归。它并非意味着消极地遁世,而是主动地选择“断”与“舍”。有些虚

名,原是可以不要的,它们不过是屏幕上一瞬即逝的光斑,炫目却无实质;有些厚利,原是可以不追的,它们所换来的,常常是更深的疲惫与更多的负累;有些闲事,原是可以不管的,将心神耗费于无谓的纠葛,无异于将电量虚掷于无关紧要的背景进程。当我们有勇气亲手关闭这些耗费心神的“应用”,生命便如同这手机一般,陡然从一片嘈杂的彩色,回归到一片安详的灰色。

在这片灰色里,世界并不会因此失去色彩,反而显露出它更本真的轮廓。于是,我们才真正地“有”了时间——不是被分割、被占用的零碎光阴,而是整块的、可供沉思与体味的生命的原材料。我们得以坐下来,与友人实实在在地说一席话,看茶叶如何在杯中舒卷,一如人生的浮沉;我们得以漫步于林间,真切地听见自己的脚步声,与风声、鸟声合成一曲天籁。生命,由此从一场无止境的追逐,变作一段可以从容度过的旅程。它卸下了沉重的铠甲,变得轻省,而正因这轻省,反倒得以走得更加绵长。

不觉已是日影西斜。我与老友道别,踏上归途。掌中的手机,电量竟仍存大半,坚实地预示着足以应对返程的安稳。我忽然微笑了。这“省电模式”,于手机,是延长了电池的寿命;于我,却是意外地叩开了一重关于生命本真的觉悟。

往后的日子,我或许仍需要时常切换回那“全功能”的模式,去处理世事,去应对烦嚣。但我已知晓,在我的生命深处,始终存在着那样一个清寂的按钮。在觉得疲惫时,在感到纷乱时,我会毫不犹豫地将它按下。让那些不必要的功能——休眠,让屏幕的光,只为我所珍视的人与事而亮。

那时,生命便将回归它最素朴、也最恒久的底色,如一幅水墨,寥寥数笔,却意境深远;如这暮色中的远山,悄然沉默,而一默如雷。

知识的来源

柳再义

早上刷到一个短视频,中午就点不开了。说是暂不可浏览,需要经过作者提交可信来源依据。这就是说,对该视频有人质疑,平台限流了。

这是一条怎样的视频呢?是一条名叫《燃气灶如何调小火》的视频。视频中说大多数人调小火都搞错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往下调而不是往上调。视频还说,往上调虽然火是小了,但是外面煤气灶孔还在出气,很多燃气爆炸都是这样造成的。

好家伙,这么一说立即就把人搞紧张焦虑了。赶紧转发家人和好友。燃气灶事故非同小可马虎不得,每天都在用,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赶紧转发。我自己转发的時候,点赞转发十万有加,看来大家都很重视,传播极快。

我走进厨房亲自观察,发现往大火方向调旋钮,火先变大,最后却是小火。往小火方向调呢?火是越来越小,最后关闭。这就是说,燃气灶将火调小有两种方法。哪个对呢?视频就是想回答这个问题。

他说的是要往下调,不能往上调。有人在留言中说,都搞错几十年了,好危险呀,吓出来一身冷汗!如果视频所言是真,那该帮了全国人民多大的忙啊!一条科普避免多少灾害,比写论文的专家教授贡献还大!

我家的灶头和全国家庭一样,也是平面的。两个开关旋钮,要么是向左转,要么是向右转。向左转,打开,火势变大,向右转,火势变小直至关闭。这个是不是标准化的,我不清楚。不过视频提出要往下调,我一脸懵,不知道怎么办!

上下左右大小,这就是汉字语言。有时候带歧义,一句话把两种情况都说全了。比如“父在母先亡”,可以理解成父亲尚在,母亲先亡故了,也可以理解成父亲在母亲前面去世了。视频这

个作者,他是不是怕承担责任,故意用上下搞模糊,省得他人听信其言搞错了责怪他呢?还是说仅仅是语言表达能力欠缺?

这无从考证。不过流量明显是赚到了。要我说,改成调大火朝大火方向,调小火朝小火方向,或者是朝大火方向最后调到小火,都非常清楚。也省得上下左右分不清了。

冷静下来思考,又产生两点疑惑。其一,是这么重要的知识,卖灶具的怎么不提醒消费者?如果是往大火方向调成小火容易引起爆炸,那生成厂家为何要如此设计?出了事情,赔付得起吗?

其二,就是牵扯到知识的来源问题。以前,我们的知识都是学校老师教的,有的是从书本上看的,还有的通过广播电视。但是现在,知识获取大多来自网上。

过去讲网上说的,似乎就不可信,只能参考。如今搜索引擎发达,人工智能答复,比专家还要专家。传播知识的人呢?他们为了获得流量,也很会找实用选题。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危言耸听一惊一乍,就是个很好的办法。至于说发布者是谁,这谁去管呢?平台也没有这个把关能力。英雄不问出处,你就说他讲得有没有道理吧?

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普遍性问题。我们每天握着手机,大数据根据你的喜好推送,你听到的都是你喜欢的。你看到的都是你喜欢看的。人家是根据你的需求配料,你又会么会不信息偏食呢?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久而久之,大家的信息就营养不良了。

当人们距离真相越来越远,误读谬误当真理,就是异化混乱。可是我们又无法回到过去那种慢时代的传统了。每个人急吼吼地,囫圇吞枣地迷失在信息的海洋里。

指尖触摸到的光滑里有纹致的棱角与锋芒

放在一盆生长的吊兰中间
它们是我用余生供养的
海水喧腾后的寂静